

Zai Wenxueguan
Ting Jiangzuo

本书精选严家炎、舒乙、陈漱渝、欧阳哲生、李辉、林少华等著名专家，生动解读鲁迅、巴金、老舍、胡适、村上春树等文学大师文化世界、精神世界的内容，富有可读性、趣味性与启发性。

名家讲 文学大师

在文学馆听讲座

吴义勤 主编

河北出版传媒集团
河北教育出版社

编

听讲座

名家讲 文学大师

河北出版传媒集团
河北教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名家讲文学大师 / 吴义勤主编. -- 石家庄: 河北教育出版社, 2014.12 (在文学馆听讲座)

ISBN 978-7-5545-1589-1

I. ①名… II. ①吴… III. ①文学评论-文集 IV.
① I06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006530号

书 名 名家讲文学大师

主 编 吴义勤

策 划 张晨光 王书华 高树海

责任编辑 高树海

装帧设计 李关栋

出版发行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

河北教育出版社 <http://www.hbep.com>

(石家庄市联盟路705号, 050062)

印 制 唐山市润丰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787mm×1092mm 1/16

印 张 19.75

字 数 265千字

版 次 2015年1月第1版

印 次 2015年1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545-1589-1

定 价 39.80元

总 序

吴义勤

中国现代文学馆新馆自2000年5月23日启用后，公益讲座就成为文学馆面向社会的一个重要文化平台与文化窗口。文学馆举办公益讲座的初衷，是服务于中国作协工作的总体要求，配合中国作协在凝聚作家评论家力量、展示文学研究成果等方面的统一规划，为广大作家、批评家、专家学者提供一个面向社会、面向大众的高端平台，以展示中国文学的成就与魅力，活跃文学和学术气氛，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。

十余年来，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公益讲座，两周一次，风雨无阻，已连续举办近三百场，听众人数逾十万人次。听众对文学馆讲座反响热烈，好评如潮，充满期待。可以说，它已经成了一个拥有固定听众群、具有品牌价值的著名学术讲座。学者周思源在《坚持品位，雅俗共赏——我与“在文学馆听讲座”》一文中说：“笔者1996年起在国内外参加讲座百余场，举办者有大学、科学院、博物馆、企业、街道、网站、电视台等。这种以弘扬中华文化为宗旨、免费开放的大型讲座，据我所知，中国现代文学馆的星期日公益演讲——‘在文学馆听讲座’，是历时最长、累计次数最多、影响最大的之一。……中国现代文学馆的讲座始终坚持‘公益性、学术性、高品位’，这在当下尤显可贵，‘公益性’即指文学馆的讲座面向社会公众，不收费，公益性地传播学术思想精神文化，‘学术性、高品位’则强调讲座内容的文化、学术品格——文化

本身有高下、雅俗之分，因此有文化还不等于有学术性。”

新世纪以来，在中国作协的支持下，中国现代文学馆对公益讲座进行了升级改版。新一轮讲座更强调“文学”本身，更契合中国作协和中国现代文学馆的特点，充分展示中国当代文学创作、文学批评、文学与文化研究的成就，增强讲座的时代性与学术品位。讲座设立四个专题：“青年批评家讲演系列”是为了集中展现中国当代新锐批评家的风采，“著名作家讲演系列”是为中国当代一流作家更好地走向听众、走向读者搭建平台，“现代文学大家研究系列”是为了展示著名学者专家研究“现代文学大师”的最新成果，“热门影视作品研究系列”则希望通过编、导、影和研究者的讲演让听众更好地认识和理解当代热门影视作品。升级改版后，文学馆讲座“公益性、学术性、高品位”的宗旨不变，通过讲座为中国社会的精神积累、学术积累和文化积累贡献切实力量的追求也不变。这样的文化诉求也许会面临流行文化和通俗文化的挑战，但文学馆本来就是一个纯文学的殿堂，文学馆的讲座将把增强听众对于文学的神圣感作为自己的追求。

与此同时，文学馆还将讲演稿整理、编校、出版，为很多因地域和时间限制不能到现场的读者提供了便利，扩大了讲座的受众面，保存了这些演讲所积累的文化成果。现已出版“在文学馆听讲座”系列丛书二十五种，成为深受知识界、读书界喜爱的“品牌图书”。此次，河北教育出版社推出的“在文学馆听讲座”精选本就是对十年来讲座成果的一次回顾、总结与展示，我们精选的是讲座中最受欢迎和反响最大的部分，分为名家讲文学大师、名家讲文学创作、名家讲影视文化、名家讲女性文学四个专题。希望这套书能唤起读者对每一个热烈的讲座现场的温情回忆，也为我们进一步做好公益讲座工作，继续推出“在文学馆听讲座”丛书积累动力与能量。

是为序。（作者系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）

2014年12月于西安

目 录

舒 乙	老舍的内心世界	(1)
陈漱渝	鲁迅的文化精神	(20)
严家炎	我看金庸小说	(59)
吴福辉	老舍小说：新旧市民与国民性 批判	(91)
傅光明	徐志摩与“人间四月天”	(117)
欧阳哲生	胡适的文化世界	(151)
李 辉	巴金：云与火的景象	(188)
萧 耘	王建中 文坛独行侠——萧军	(227)
林少华	村上春树作品在中国的流行及其 原因	(271)

老舍的内心世界

舒 乙（原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）

今天我来讲讲现代文学和老舍文学。中国现代作家是非常强的一批势力。毛主席原来在解放前搞革命有三大法宝：一大法宝就是统一战线，他尤其注重团结知识分子、著名的作家、著名的学者。蒋介石周围几个重要的高参最后谴责蒋介石，说你周围没有几个聪明的中国的智囊，他们全跑到毛泽东那儿去了，这是你失败的很重要的原因。蒋介石到晚年也承认了这一点。由于毛主席团结了很多杰出的作家、杰出的文人、杰出的思想家，他领导的革命才能很快取得成功。

加上枪杆子。那个时代中国很奇怪，有一批非常杰出的作家，我指的那个时期，是1919年到1949年，仅仅三十年。这三十年，我们现在在文学史上有个名词叫作“现代文学”，这个以前叫“近代文学”，这个以后的叫“当代文学”，包括今天都叫“当代文学”。这个跟历史的定义很吻合，甚至就是套那个来的。

这三十年的现代文学，从现在翻过去看，已经隔了五十年了，产生过很多大作家，很多大作品，有些甚至成为经典。什么叫经典呢？经典就是它能够经过历史长河的淘汰、考验还存在下来。而且它可以跨越国境，可以翻译成各种文字，别的国家的人也很喜欢，这个就叫经典。经典跟流行是不一样的，流行的话就是风行一时，过了这一段就没人提它

了，也翻译不出去，基本上属于这一种，有点像流行歌曲，流行歌曲一般唱不了多久。但是你看那经典，比如说《茶花女》呀，什么其他的歌剧呀！可以一唱一百年，各个国家都可以唱。那么我们国家的现代文学很多都能够进入经典，就是现代文学的那些巨匠的代表作一直可以延续到今天，就是我们的现代文学，在中国的历史、中国的文学史上占很重要的地位。

严格来说，我们解放后的文学发展得非常差，当代文学比起现代文学成就要差得很远很远。而且我跟大家说鲁迅先生死得早，他1936年死的，其他的好多人都是一直活到解放后。就是同样一个人，同样一个冰心，你可以发现解放后的这个冰心，就写不过解放前的那个冰心，写不过解放前的那个自我。

你想那些作家都是出生于有钱人家庭，为什么呢？如果他没有钱，他上不了学，他成不了知识分子，当然也就成不了作家。所以一旦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去分析这个人，这个人多半都是官僚出身、地主出身、资本家出身，这样他就被打入改造、检讨的这个行列去。所以你看很多作家刚一解放就进了什么华北大学呀，社会主义学院呀，不断地在检查自己、写自传、改造。在这种情况下他要把自己那个阶级背叛掉，写检查、写很厚的自传。

大家可以想象在这种气氛下，作家的这支笔是绝对拿不动的，因为他拿笔的时候他就要考虑：我这句话是不是小资产阶级，我这句话是不是资产阶级。老天爷，如果每句话都在自我考虑的话，这个创作的自由、思绪、激情是一点儿都没有！主观上很努力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中国是一个特别穷的国家，所以中国的知识分子都是眼睛向下的，平民意识很浓的，都是早就背叛自己那个出身的，都是中间偏左的，都是同情共产党或者本身就是共产党的。

而我们太习惯于什么都用阶级分析的方法了，这种想法不完全对，但是偏偏在解释问题上用这个。因为当时是这样一种环境，当时是用这

种指导思想来过日子的，你用这种方法去分析这个现象就可能对。老舍是唯一的穷人出身的人，解放区的不算，解放区的很多人都是工农出身的，不足以解释这个问题。我说的是国统区的，因为有分量的作家都在国统区。老舍先生出生在——按毛主席阶级分析方法——城市贫民家庭，他是城市当中的最下层。假如说不是很偶然的机会，他成不了知识分子，很偶然的机会成了知识分子，成了整个这个舒家的家族历史上唯一的第一个读书的人。一家人全是文盲，在这样的情况下，他进了免费的师范学校。

中国师范学校发展得很晚，一共才一百年的历史吧，基本上是仿效西方和东洋来的一种先进的教育制度。这个基本上是光绪、慈禧干的好事。慈禧不是说一点好事也没干，她被外国打败了，她也要反省啊，一国之主的她也要前进啊，也要适应这个世界形势的变化。所以，她引进了师范。老舍先生是师范生，这个师范对中国的贡献大得要命，就是中国有一大批杰出的人是师范毕业生。师范的最大的优点是不要钱，就跟我这讲演似的，不要钱，而且那个时候师范好到什么程度，远远比现在的师范好，现在这个师范没有继承那时好的传统。那个时候，我看老舍先生他师范的那些同学录，就是乡下的穷孩子考师范，什么都不要钱。发衣服，一年发两身衣服；还发呢子大衣；还发皮靴，一年两双；发帽子；学费免费、住宿免费、伙食免费。你只要进师范就是一点问题也没有，再穷也没有关系。而且那个时候北京师范好到什么程度，老舍先生是第一届，1912年，到毕业的时候是1918年，第二年才五四运动。他的下两届，不是师范都有实习吗？到小学去教两三个月的课吗？全班开赴日本实习。现在师范学校哪有这种待遇？

老舍是偶然的机会进了私塾。当时没有很多公立学校，都是私塾。私塾正好赶上师范，他自己就报名，一千人报名取五十个。他因为是穷人，很用功，被录取进了师范，一进师范就有保障了！师范毕业，因为再也念不起了，所以他没有大学学历。他就是个中专生啊。像中专师范

学校这样的学历，以后自己自学成才。

他是这样出身的，这样出身的他回国很晚。1949年年底他才由美国回来，回来最晚，所以最落后，最不革命，对革命最没有贡献。大家都瞧不起他，但是这个人自我感觉良好。你想共产党代表人民大众，人民翻身，当家做主。咱穷人啊！我跟你是一头儿的，咱用不着改造。他自己肯定是这么想的，所以这个就例外了，就迸发了非常高的创作激情，好像打开闸的河水，一泻千里。你看解放后，他一共才活了十六七年。现在我翻了翻，居然大概剧本就创作了二十六部，他绝对高产。他一个人有两个创作高潮：30年代、40年代他有一个创作高潮；解放后，他也有一个创作高潮，这个创作高潮的代表就是《龙须沟》、《茶馆》。因为这个是经典，而且是世界级的经典！没得说，别的任何人拿不出来，只有他一个人在两个时期，五十年里头有两个高峰。这个只能用穷人解释，没有办法了。但是他很奇怪，他回来的时候，金丝眼镜、西服、领带、尖头皮鞋、手杖，那绝对是个怪物。你想1949年底，所有的人都是灰色的中山装，女同志都是列宁服、八角帽、布鞋。他绝对是个怪物。但是回来他也不改，也不去再做一身，就穿着那个到处走。所以别人不理他，可他自己高兴，咱穷人！

我现在发现很小的一个文章，是在美国的一个留学生的一个铅印的小刊物里头，他们转载了老舍先生一篇解放初期写的小文章。这个小文章虽然很小，但是我觉得可以解释很多问题。题目叫《三个老姐姐》，就是老舍先生有三个一个娘生的老姐姐，比他岁数大得多，在生他的时候大姐就出阁了。生他的时候妈妈因为很年迈了，流血过多，就昏厥过去了。这小弟就扔在地上没人管了。这大姐听说妈妈生娃娃了，由婆家赶回来。那个时代的冬天北京冷得要命，一进门就看见满屋子人围着炕转悠，抢救这个母亲。母亲还没醒过来，这个小弟弟只是裸体地扔在地上。老姐姐对他好得要命，一把抱在怀里，大姐的眼泪给了他人生的洗礼。

等他由美国回到北京以后就找这三个老姐姐，他以为她们早就饿死了。因为你想抗战的时候，他就在后方，没有联系。然后他又到美国去，又是解放战争，也没有联系，因为都是穷人，他以为她们早就饿死了。回来就急急忙忙地找，到处找，都给找着了。老先生特别高兴，就频频地请这三个老姐姐吃饭，下这个饭馆下那个饭馆。一会儿翠花楼，一会儿全聚德，老姐姐当然高兴死了。他一看她们穿的还是有补丁的衣服，但是洗得很干净了，他就不断地刨根问底，你们是怎么活过来的，你们现在生活怎么样？老姐姐很高兴，就说现在没事了，不饿肚子了，吃饱饭了。为什么呢？你这些外甥现在都当了工人了，都有了职业了。原来都是失业者，都是拉车的，现在当了工人了，都是工人阶级。当时还是配给制的，有配给制的粮食，很高兴。家庭的这些故事是绝对地感染了他。

这种感染，这种翻身感绝对是血液里的，绝对跟那个参观一下，或者调查一下，或者参加一下土改，是一点儿都不一样，这就叫作亲身的、血肉的感受。那种翻身感是不得了的。所以从这个就可以解释：为什么他一回来没隔多久就写了一个叫《龙须沟》的话剧。他1949年回来，1950年就写了这个话剧，一下子就起来了。他写完了好像还没有多少人欣赏这个作品，一下子被周恩来发现了。周恩来毕竟是一个有眼光的人，他说：我现在这个政权是新的政权，老百姓你别看敲锣打鼓欢迎我进城，对共产党是不了解的！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唯独这个话剧胜过多少个政治报告，胜过多少堂课。什么唯物辩证法，历史唯物论……胜过好多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好多老百姓都是文盲，不懂，你在台上演这么一出戏把他感动了，他在感动之余有思考，对巩固我们这个新的政权大有好处，我们现在最需要的就是这东西。

所以说他慧眼，他告诉周扬，发动你文艺界所有的宣传机器，因为周扬还兼中宣部副部长，表扬老舍先生，号召全国的作家向他学习。解放区来的作家有些不解，干吗要向他学习？他有什么功劳，落后分子。

只有这二位周不干，不仅不干，而且把当时“人艺”请到中南海让毛主席看。毛主席解放后看的第一个话剧就是这个话剧，并授给他“人民艺术家”的称号。解放后一直到现在，大概“人民艺术家”就这么一个是由政府颁发的。我就想用这个来解释他和其他作家不一样的地方。大家了解了这个就可以了解很多老舍作品，包括解放前写的那些。他这种对穷人的天生的悲天悯人，天生的这种人道，天生的这种同情，是他血液里的东西。这个可能是理解老舍作品的很重要的一个东西。

其次，我就想他和其他作家有点不同，他出身满族，我们是旗人。当初当然都是从东北过来的，但是在北京，比如说居住了三百来年，到了清朝的末年就成了一种在文化上熟透了的民族。他偏偏是这个民族的后代，这一点对他成为一个作家，而且成为一个优秀的作家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。因为满族出身的作家很少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满族人少，现在满族变成了少数民族当中的第二大民族，这个一般的中国老百姓都不知道，以为蒙古族、朝鲜族、维吾尔族、回族这些民族人多，实际上满族人比他们都多。几次人口调查下来，每次都翻一番，第一次调查出来大概满族只有一二百万，报上来以后周恩来不相信，说满族人肯定比这个多。他的这个判断是正确的。因为当时满族人都害怕，不承认自己是满族人，都改写汉族，实际上他们是满族人。你想满族人经过了辛亥革命，驱逐鞑虏，谁受得了啊！这是中山先生的错误。后来又变成溥仪的错误。他投降日本人了，当了日本人的傀儡皇帝，满族人觉得非常丢脸。满族人非常爱国，所以就不承认自己是满族人，你承认了以后人家不用你，欺侮你，瞧不起你，所以满族人填写民族的时候，一般都写汉族。

可是共产党政策里面有一个特别棒的政策，就是民族政策，大小民族一律平等，实行民族区域自治。这个政策少数民族看在眼里，觉得很不错，其中满族人看在眼里也觉得不错，就不断地来更正自己的族籍，所以每调查一回就翻番。他不是生出来的，生哪生那么快呀！都是隐瞒

了以后自己更正，更正来更正去，更正成一千万了。这一次人口调查咱们是十三亿，十三亿里头满族人占多少我现在不知道。就在人口是十一亿、十二亿的时候，咱们满族人是一千万。可是满族当时进关的时候人数非常少。

从现在历史上记载，满族多尔衮打进来的时候大概是五万人，五万精兵男子，其中很多是少年，然后带着数万家属，大概有二十万进来了，统计当时中国的人口大概有一亿左右，所以所有的男人都编入军队。原始共产主义，包吃包喝，我们叫钱粮，一个月发三两银子，一个季度发两担米，钱粮供给制。当时所有的男人都入伍还不够用，八个野战军，正黄旗、正红旗、正蓝旗、正白旗，不够用再加四个旗，镶白旗、镶蓝旗、镶红旗、镶黄旗。八个野战军现在叫八旗，打进来了。以后不够用，把蒙古人都加进来了。以后不够用，把汉人也加进来了，等于汉军旗、满军旗、蒙军旗，三八二十四个野战军，统治全国。大概康熙的时候中国最阔，在世界上当时中国最有钱、最强盛。外国人看当时的中国有点像现在中国人看美国，曾经有一度中国是那么强盛，有那么大威望。

天下太平，没多少事，农民也不太造反，那这么多军队就开始搞文化，这些满族人就搞各式各样的文化。因为他们有生活保障，这一点很重要，你看汉族的农民没有生活保证，成天吃不上，喝不上，穿不上，哪有工夫去搞文化。满族人不一样，他们搞文化，所以满族人会唱戏，每个人都会唱；会玩乐器，每个人都会玩，会养马、养狗、养鸽子、养蝓蝓、养蝓蝓；会养花；会搞曲艺，曲艺的品种还特别多，八角鼓、单弦、大鼓、快板、太平歌词、莲花落，各式各样吧；会烹饪、会红白喜事、会看衣服料子、会风水，上知天文下知地理；会骑马、会射箭、会打拳、会十八般兵器……天下什么事没有他不知道的。满族人不识字，我所说的这些都不识字，但是会这些东西，文化熟透了。

1911年辛亥革命一成功，钱粮没有了，八旗解散了。但是这些男

人，没有任何生活的技能，不会种田，不会做买卖。因为那时是严格禁止的，不会耍手艺，没有办法。男的有力气的拉车，有文化的教小学。妇女当然命运很惨，嫁人了。最后实在不行就是当妓女，但是整个这个民族的文化素质是高的。

那么在这种情况下，突然出了这么一个孩子，他是这个家庭里面长起来的，他当了作家，这不得了。没有不会的，见多识广。作家是需要见多识广的，什么都知道。这个会帮他大忙，就使得他的作品丰富多彩。

像我们家，我们这一辈四个子女，一个姐姐，两个妹妹，没有谁一开始就是写作的，或者就是以当作家为志愿，因为父母认为根本没有条件。他虽然没有直接跟我们谈过话，说你们不要当作家，但是他心里头肯定认为我们报考理工科是完全正确的。我们那个时候，50年代初，当时最时髦的专业都是现在最看不起的专业，当时最时髦的是钢铁、地质、矿业、石油、师范。所以当时我们报的全是理工科，父母非常高兴，认为这个太棒了，建设国家。但是我想他们内心一定有这么个想法，就是我的这些孩子当不了作家。为什么？生活太单调了，就是小时候幼儿园、小学、中学、大学、留洋。这样的人怎么可以当作家呢？老百姓的事一点儿都不懂，各种技能全不会，当什么作家呢？胡闹！说上北大中文系，北大中文系才出不了作家呢。北大中文系只能出教授。像你们这样，他就认为生活的基础太贫乏。

但是如果像这么一个我刚才说的，一个满族的穷人，什么都会，这个人一旦掌握了文字技巧，不得了，他会写出非常丰富的东西。所以你看老舍先生，在所有的中国作家当中，这个现在看得非常清楚，是本事最大的一个。他没有不敢写的，绝对是个多面手，长篇、中篇、短篇、新诗、旧诗、话剧、京剧、曲剧、电影剧本、歌剧，还有曲艺、大鼓、相声、单弦、山东快书……全会！在中国哪找出这么一个人来？根本没有。全会，而且门清，这样的人当作家是不得了了。

最近高莽先生写了一篇回忆录，就是他到苏联去考涅楚克·瓦西列夫斯卡娅家里做客。那两个人因为到过中国，有中国茶叶，一看老舍先生来了，知道老舍爱喝茶，把中国茶叶拎出来了三筒。这三筒没有标记，是铁筒，说“我们记得这是三个不同品种的茶，你自己看看你爱喝哪个”？他就把那个铁筒拿起来在耳朵上晃一晃，说：这是花茶，这是龙井，这是红茶。高莽坐旁边很惊讶，说这老头也太神了。就这样，什么都知道，门清到极点。这种作家太厉害了。

焦菊隐先生喜欢《茶馆》，他就说：老舍先生，你这个东西我们爱演，演着过瘾，观众爱看，看得过瘾。但是有一个严重的缺点，就是你让那个第一幕的人演爸爸，到第三幕同样这个人演儿子，这化妆起来太复杂了。比如说，第一幕刘麻子，第二幕还是刘麻子，第三幕小刘麻子了，这换起妆来怎么得了？化妆、服装、道具、背景、布景很复杂。他说：我们换起来少说得一刻钟，一刻钟底下观众坐不住，那两幕两个一刻钟加起来就不得了，说这怎么办？那好办，我回去给你写一段数来宝，你派一个演员上去唱，介绍下一幕的时代背景和剧情，你不就把时间打发了吗？后面你就去化妆。回家他就写那个。隔了两天打电话说写得了，拿吧。就现在幕间的大傻杨，上来一个演员是要饭的，拿着两个牛的肩胛骨，上面拴了很多铃铛，零七八碎的小玩意敲，然后嘴里头现编词。当时是一种乞丐流行的调调，这是土得掉渣的一种民间艺术。

当时这些要饭的人本事也挺大，他在沿街叫卖的时候看见这是个馒头店，就来歌颂这个馒头。他现编词，当然歌颂得很美妙，人家赏他两个馒头。就这种土得掉渣的民间艺术，老舍先生会这个，就把这加进那个洋的话剧。因为话剧是洋的，话剧是由西洋和东洋传过来的，寿命也是一百年。他居然能把它糅得很好。外国人看起来很好，中国人看起来也很好。这个东西只有本事特别大的人才可以做到应用自如，都糅到一块。这个是他出生于满族的一些优点。

解放以前，满族人是很容易识别的。胡同口是车汇集的地方，总要

放那么将近十辆洋车等着人来雇用。中间比如说有一个是满族人，那九个全是祥子，是乡下来的孩子。这九个全是笨蛋，跟祥子一样根本说不出话来，什么都不知道，因为他文化太低。这个满族人，虽然头朝下了，上知天文下知地理，说话幽默得要命，那北京的话说得流利，他什么都懂。你一看，就知道这家伙是满族人，那九个是汉族人。现在很难分别了，满族人和汉人混住在一起，这些本事全没了。当初在 20 年代那种分别明显极了，这么一个人当了作家，那本事大。

20 年代的时候正好我们国家在讨论一件事，就是如何建立统一的国语。为什么呢？康有为、梁启超他们提出来咱们要用白话文，古文跟我们现在说话之间距离太遥远，古文不是口语的，它是文言文，文言文跟说话是两回事情。你念一段文言文任何人都可以懂，因为它没有方言的这种限制，但是只有知识分子才能达到这个水平。你念一篇文言文给那个烤白薯的，他完全是莫名其妙，犹如天书一般。所以康有为、梁启超他们主张，咱们是不是搞一种口语的文体，跟老百姓结合，这样才能使得这个社会大踏步地向前，才能追上西洋的文明。大家说好啊，都赞成。但是要先满足一件事情，就是要把方言统一起来，你想要用我们平时说话的东西来写东西，那大家说的话都好几千种，中国方言有好几千种，而且严重的时候隔一条河这边和那边完全不同，这个太困难了。你比如说，咱们现在广东人用广东话来写作，拿到北京来一点儿都不懂。这怎么办？不好办。要实行白话文必须先建立一个国语，就是说选一种方言，大家都来学这种方言，然后把它统一成国语。

20 年代我们国家最发达的科学叫语言学，现在语言学最不发达，哪有几个学语言学的？当时的大学者、大思想家、大革命家、大文学家都是半个语言学家，由陈独秀、鲁迅、钱玄同、刘半农那儿开始，包括胡适，全是这样的，他们大规模地深入到语言学的构筑当中。现代语言学其中讨论一个事，就是创立国语，搞拼音符号，搞标点符号，这都是 20 年代咱们干的事，都是语言学家们干的。统一国语的时候，有好多个地

方语言出来竞赛。就是用我这种变成全国人说话的母音，当时以北京话、苏州话、南京话、广州话、武汉话这几种势力最大，当然吵来吵去，狗血喷头，最后北京话勉强占多数通过了。就是中国的国语以北京话为基本母音，大家都要说这种，特别是在公众场合都要说这种语言。那么文字记载下来就是这种，大家也就都懂了，这就叫作国语。解放后换了个名词，叫普通话。讨论来讨论去，北京话作为基本母音勉强被通过了，要不然的话我们现在都在说苏州话。

这个决定使刚刚走上文坛的老舍先生占了大便宜，他是北京人。中国文人南方出才子，很少有北方人，不信到现代文学馆看，展览四百多位作家的成就，底下都有小传、籍贯，不是浙江人就是江苏人。古代文人更是这样。那秀才、进士、状元全在那边，还有安徽，还有四川，甚至还有广东，但是唯独就是没有北方。北京的文人非常少，虽然它当了六朝的首都，但真正地道的北京文化人，有名的非常少。不知道为什么？大概数来数去，有关汉卿、李汝珍、曹雪芹就完了，没了。唯独在五四新文学刚刚兴起的时候出来一个北京人，而全国口语的白话文又是以北京话为母音，这下占了大便宜了。天时地利人和，造就了老舍先生。所以你看现在中国综合国力强了以后，世界各国学汉语的开始猛烈地增加，汉语教材现在统统转到老舍先生身上，就不念鲁迅了，说语言好，他的语言就是中国现在说的语言，这不是正对了吗？所以他的籍贯在文学的这个语言上有很大的作用。

老舍先生自己在中国现代文学当中，一个很重大的贡献是语言的贡献。就是我们现在很稀松平常了，要写点文章，写点作品，写点报告，现成的北京话，现成的普通话，捞起来就写，没有任何问题。但是当初像老舍先生走上文坛的时候，一九二几年的时候那可困难了。因为用的都是文言文，转到这个上来还不知道怎么转，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这些话，到底用什么词来记录，变成很严重的问题。你比如说，北京话有一个土话叫“摩挲”，用手轻轻地摸摸，那么你当然写小说的时候就写这